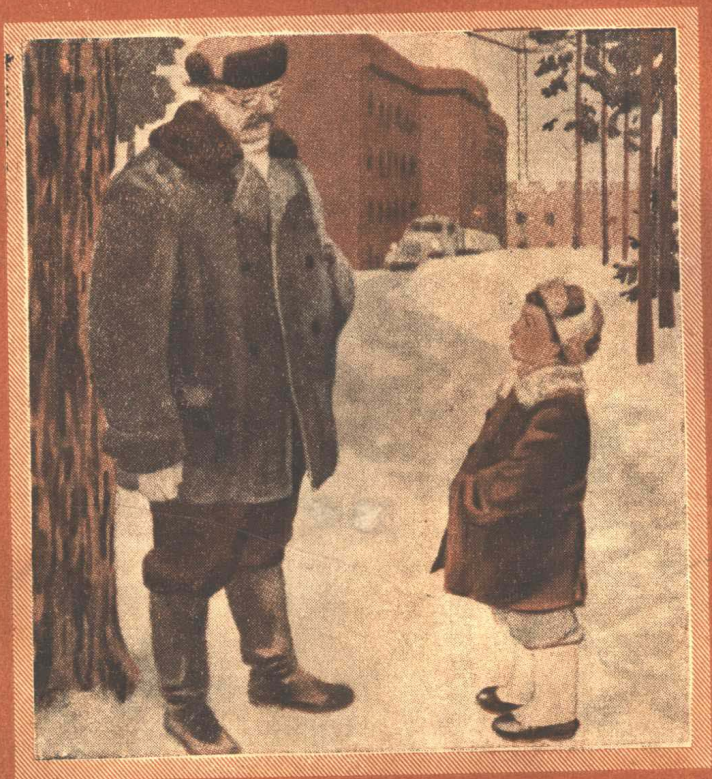




Б·葉密里亞諾夫著 任溶溶譯

樹林裏的城市

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

Город В Лесу

樹林裏的城市

Б. 葉密里亞諾夫著

任溶溶譯



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

書號：滙 293 (05-15)

樹林裏的城市 Город В Лесу

著者：Б·葉密里亞諾夫

譯者：任 溶 溶

出版者：華東人民出版社

上海新鄭路一號
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

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

印刷者：新華印刷廠

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

(滙1)1-10,000

一九五一年二月初版

目 錄

第一個故事	在新的家裏	一
第二個故事	旅行家米嘉	一三
第三個故事	工人宮的客人	二七
第四個故事	大熊星	四四
第五個故事	銀馬	五五



在新的家裏

(第一個故事)

在一個古老、濃密的樹林裏，住着狼、住着狐狸、住着兔子和熊。

離開這個樹林遠遠的，在莫斯科

的操場街，住着列諾奇卡和米嘉。

妹妹列諾奇卡三歲，哥哥米嘉

呢——六歲。

要不是有一天晚上出了一件事，他們說不定現在還住在那裏。那一天，米嘉和列諾奇卡的爸爸——

一個建築工程師，回到家裏來，他和媽媽在沙發上坐了好大一會兒，跟她談些什麼，又在一張小紙頭上寫些什麼。列諾奇卡管自己在牀上睡覺，可是米嘉不睡，他躺在那裏想象、想鱷魚。他是一個獵人呀，這米嘉。

後來媽媽走到窗口，望外面街道望了好久，爸爸弄得米嘉的耳朵發癢，他親密地問他兒子的意思：他們一家人出發到樹林裏去，到那邊建設新的工廠、新的城市，好嗎？他的兒子願意不願意去看看，在自己的土地上，新的城市是怎樣出現的？簡單說一句：去呢還是不去？

『到樹林裏去？！』米嘉打牀上跳起來，嚷着說，『當然去！還有什麼說的！』

列諾奇卡還太小，他們沒問她什麼，就去收拾行李了。

準備起程用不了多少時候。皮包裝好了、傢具留下來交給親戚照顧。

米嘉收拾他自己和列諾奇卡的書和玩具。他們把列諾奇卡包在溫暖的被子裏，抱她出門口，放在一輛大汽車裏面。

他們坐汽車走了又走，走進一座黑沉沉的樹林。

樹林裏一塊寬闊的雪地上，有一座新的木屋子。從大路到這屋子，中間踩出一條很窄的小路來了。在不遠的一棵高大老松樹上，停着一隻灰色的烏鴉，在台階旁邊的小路上，躺着一隻好像狐狸似的黃狗，有一個花白頭髮的小老頭——爸爸的助手伊凡·伊凡諾維奇，他從樹林裏踩着雪向他們跑來，他一面跑，一面嚷着說：

『一路來很好吧？』

看起來，這伊凡·伊凡諾維奇先到這裏，給爸爸、媽媽、米嘉和列諾奇卡蓋好了這一座屋子。

各房間都有一股松樹樹脂跟刨花的氣味。望出窗子，看得見藍色的天空、白色的雪。窗子對面，比天空沒低多少的地方，有一座高山，山上長滿了樹林。

山後面有什麼東西呢？伊凡·伊凡諾維奇說，那邊住着七隻小熊和一



隻大熊。媽媽說：

『列諾奇卡，不要怕，這全是胡扯罷了，那邊什麼也沒有。』

米嘉哼了一聲，一句話也不說，就上廚房去做射熊的箭。這是什麼話，樹林裏不住野獸！

在這新的家，新的地方，大家動手照自己的意思布置。

媽媽用枱布鋪好桌子，窗子上掛上窗簾。列諾奇卡在每一個牆角放一個洋娃娃坐着——讓它們住住慣。米嘉在牆上釘了一個月份牌，月份牌旁邊掛了槍和劍。樹林裏可能發生的事情會少嗎——或者是強盜來進攻、或者正是那些熊來進攻。爸爸把一個釘住的大箱子和一個皮包搬到房間當中來。他從皮包裏拿出藍色的和白色的紙頭。白的壓在桌子玻璃下面，藍的用圖畫釘釘在牆上。

『這是什麼？』米嘉問他。

『這是我的日曆。』爸爸回答他說，『你的日曆祇用一年，可是我的

用五年。你的日曆上祇看見日子和號數、平常日子和過節日子，可是我的呢，還寫上該做什麼工作和建築什麼東西。明白了沒有？現在每一個人都要有自己的五年計畫了：列諾奇卡要長大五歲，你要念五年書，我們建設五年。」

米嘉問他：

『等到你們把一切都建設好的時候，將來是什麼樣子呢？』

『將來新的工廠要開始工作，』爸爸說，『大路上新的汽車飛快地來來往往。所有這些，這裏全寫上了。』他先指指藍色的紙頭，接着又指指五年計畫的白色紙頭。

『那上面我們什麼也沒有看見嘛，』米嘉說。

爸爸笑起來，請媽媽給他一把斧頭和一把鉗子。他用斧頭鉤住箱子上面一塊板，把它撓起一點兒，然後用鉗子拔出釘子，打開蓋子。那裏面放着一些挺大的什麼東西，它上面用稻草和紙頭蓋着。爸爸把四面板壁敲



去，很小心地拿掉稻草和紙頭。

地板上出現了一座城市。這是一座真的城，它有高大的房屋、工廠、煙囪、塔、鋪子、街道和橋樑。這城好像是銀的——它整個兒是玻璃那樣閃閃發亮的。

在最闊的那些街道上，開過綠色的、紅色的、黃色的汽車。這些汽車非常特別，可是它們彼此很相像。小鋼馬在車頭上飛起來，可是它們不能夠動，因為它們是用螺絲釘旋緊了的。

『這是什麼？』米嘉嚷了起來，『爸爸，這叫什麼東西呀？』

列諾奇卡一句話也沒有問。她靜靜地站在希奇的城市旁邊，一動也不動。她甚至於豎起了腳尖，想要看得更加清楚些，其實呢，這城在她面前腳下，根本用不着豎起腳尖來。列諾奇卡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大的玩具。

『這是什麼？』米嘉重複一遍。

『這也是計畫，它叫做「模型」。爸爸說，『工程師和建築師想出

來，我們將來的工廠和工人宿舍應該是怎麼樣的。在計畫書上、在紙頭上，它們全用數目字、用線、用文字寫出來了，可是在這裏，在這個模型上，將來是什麼樣子全都看得出來：什麼地方是屋子、什麼地方是街道，五年以後是什麼情形。如果我們好好地工作，還可以早一點兒。」

『不過我們四周圍都是森林、山和熊啊，可不是？』米嘉不相信地說，『什麼街道城市都沒有嘛。』

『樹林裏什麼地方需要砍掉，我們就把它砍掉，』爸爸說，『山要挪掉、熊要趕掉。你用不着擔心，該怎麼辦，我們就會怎麼樣全給辦好的，到時候我們會把一切都建設起來。』

媽媽走進房間。她站在門口。

『聽見樹林裏的響聲沒有？』媽媽問大家說，『這是什麼——颶暴風嗎？』

爸爸穿上皮的短大衣，跑到外面台階上去。米嘉穿上自己的小皮襖，

也跟爸爸跑出去了。不是颶暴風。高高的松樹站在那裏動也不動。

可是很重的拖拉車和卡車，一路隆隆地開過屋子門口，把路上的雪濺起來，卡車上面放着機器和箱子、放着木板和木條，在所有這些材料上，坐着穿皮襖、穿短上衣、穿羊皮外衣和皮短大衣的老頭兒和年青人、男人和女人。他們向米嘉的爸爸招手問好，同時嚷些什麼和唱歌。

『這些人是誰呀？』米嘉問。

『怎麼「誰」啦？』爸爸很奇怪，『你怎麼的，你沒看見嗎？建築工人。他們正是執行計畫的人。』

早晨，米嘉看見屋子前面的空地上有兩個小孩子。他們倆完全一個樣子——淡色頭髮、塌鼻子，祇有他們的帽子是兩樣的：一個戴黑毛皮帽子、一個戴灰布帽子。他們輪流一個坐雪車，一個拉雪車，在一棵砍倒的大樹旁邊團團轉，這樣轉來轉去挺忙的。

『你們打哪兒來的？』米嘉問他們。『你們是誰呀？』

『你問我們嗎？』戴灰色帽子的小傢伙不急不忙地反問，『我們是爸爸的兒子。你是誰？』

『我們在這兒建設工廠。』米嘉神氣地說，『我們是莫斯科來的。』

『我們也建設工廠，』戴灰色帽子的小傢伙說，『我們是庫爾斯克來的。』

『我們是高爾基城來的，』坐在雪車上的另外一個男孩子說，『打伏爾加河來的。我們



在那邊，打仗以前已經建設好這樣一個工廠，那時候我還沒有生下來呢……喂，我們走吧……再見啦，莫斯科人！』

庫爾斯克人伐夏拉了自己的高爾基城朋友，走進樹林裏去了。



旅行家米嘉

(第二個故事)

樹林把屋子四面八方包圍起來。太陽光好不容易才透過密層層的松樹林子。祇有在中午的時候，太陽才打樹頂上昇起來。甚至於在春天那些明朗的日子，樹林裏也是黑沉沉、陰森森的。樹林又大又黑，那庫爾斯克人伐夏跟他的高爾基城朋友，很容易就會在那裏面迷路迷許多時候。看起來，小路上的雪化